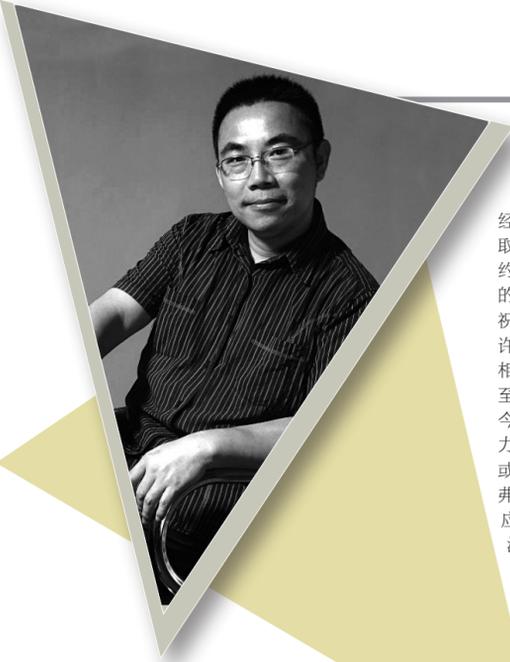


# 写给亲爱的朋友们

李浩



当你决定写作,当你决定把写作当成生活——年轻的作家朋友,作为已经不再那么年轻的同道,我祝福你你在写作中获取到自我的愉悦和创造的愉悦,这一部分,大约是在其他时刻、其他的从事中所获取不到的。在写作中,自我的愉悦其实异常重要,我祝福你你能经常地感受得到它,并由此产生出些许的幸福感和小小的傲慢。在这里,你和自己相互博弈,相互说服,相互提升,相互打动,甚至相互震撼……这份愉悦,很可能会成为你在今后的写作中极为可贵也极为内在的“持久之力”。当然,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愉悦同样不可或缺,写作应当是一项有着“魔法”性的工作,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曾坚定地认定一个作家应当是“讲故事的人、教育家和魔法师”,而“魔法师”身份在他看来是最重要的因素,我也这样认为。写作使我们成为一个个纸上的“微上帝”,让我们能体验到在纸上创世的某种快感,让我们能部分地按照自我意愿来建筑,包括那种“生活的愿景”。是的,在日常生活中我和我们可能怯懦、边缘、虚荣甚至自卑,但一旦进入到文学,进入到那种独特的创造中,我和我们会悄然地释放出另一面,它让我和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自己。一直以来,我都相信写作会有一些耽于幻想的人从沉郁、麻木、无聊和自我怀疑中部分地解脱出来,并给予些许小小的承诺,让我和我们能够或多或少地拥有自我的光,让我和我们获得了些许的尊严。它同样带给了我和我们愉悦。

独特的创造——我还祝福年轻的朋友,能够在写作的生涯中找到“属于个人的缪斯”的面部表情,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,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,以及属于自己的“专注领域”。我祝福你们能在写作中呈现出鲜明的独特个性,鲜明的个人趣味,能完成对文学的“前所未有的”补充。一切艺术都注重独特,一直如此,是故有人用一种片面深刻的方式提醒过我们:“所谓文学史本质上应是文学的可能史”。这又是一个我所认同的判断,而文学或一切艺术的核心魅力也恰在于此。初心即正觉,我们诸多的独特性都源自我们自身,来自我们的心性、志趣、地域、直觉、血液和DNA中,但我同时也想强调另一面,强调“寻找的过程”。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有着强烈趋同性的“个性”,我们有时自以为是个性的东西其实是“时代共性”的悄然赋予,它并不是真正的个性所在。我们似乎也须警惕,在中国的民族性中始终有一股潜在而强劲的趋同力量,它太容易把我们变成“没有个性的人”,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力量,承受倍加漠视与责备的孤独感才能从中挣脱出来。还有另一点,同样是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,他在《文学讲稿》中谈到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自己的风格,“但唯有那些有着卓越和魅力的风格才值得谈论”。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,完成对文学的“前所未有的”补充有一个苛刻的前提,那就是你的写作同时具备前人经验的综合性,你要对古今的、中外的、文化的、哲学的和历史的种种经验有一个至少是齐备的了解,然后再想办法突围突破,做出自己的延展或“灾变性的悖异”,否则,我们以为的“独特发明”很可能是跟在前人的发明之后的再次发明,了无价值。事实上,我们因为不了解前人的经验,而耗尽一生“智慧”重新发明一次前人的发明的事例不胜枚举,尤其在文学上,包括对文学的认知上。我想年轻的朋友们应当尽力避免这一令人心酸的“悲剧”。

如果不是我的记忆有误,我记得巴尔扎克的书桌上曾有一座拿破仑的雕像;如果不是我的记忆有误,我记得巴尔扎克野心勃勃地在雕像的基座上刻下:拿破仑用刀剑无法完成的事

业,现在,交给我用笔来完成。作为一名写作者,我极为赞赏和敬重这份野心,于是,我的另一祝福是送给野心的:愿青年作家朋友们能够具有博大的、征服欲的野心并能用毕生精力实现自己的野心。对于写作而言,野心勃勃是何等重要,而在持续的写作中不磨损掉这份野心勃勃又是何其艰难。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在一篇题为《创造者》的短文中曾谈到,“从前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创造者,他想按照真实的比例绘制一张世界地图”……我希望年轻的写作者们也具有绘制世界地图的野心,用你们的笔和文字征服世界。就我个人的趣味而言,我欣赏那些和上帝发生着博弈、把世界和人生当作一个整体来打量、追问我们的生活是否非是如此、有无更好可能的写作,思考人类往何处去、中国往何处去、在文明和文化的差异之间如何建筑“自我”的那类写作,而不那么看重“俗世的、下沉的、小眉小貌的”写作,不那么看重止于世情、乐道于世故的“室内剧”。我承认自己的偏见但也不准备修正。在奥尔罕·帕慕克审视东方西方,文明、人性的互融和抵牾的今日,在萨利曼·鲁西迪和君特·格拉斯用文学的样式创造性地书写民族史的今日,在卡夫卡聚焦于个人却紧紧抓住我们的命运共性、境遇共性的今日,在伊斯梅尔·卡达莱对人类的某种可怕趋向进行深渊式凝视的今日,我们的当下写作能具有与之相匹配的野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、太多了。我希望年轻的作家们能够给予补充,让我和我们感觉羞愧并欣喜。

在这里,我也祝福年轻的朋友们不惮冒险,不惮试错,不惮自我挑战,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提升。我和年轻的朋友们要说的,是,这里的“不惮”必须要时时提醒,即使在时时提醒的情况下我们也很可能不自知地滑向惯性,走向不冒险的旅程。我想我们也需要看到,在不自知的惯性中,甚至一个词的移动

也会在我们心中产生“地动山摇”之感,更勿论整体上的“灾变性”了——是故,这种不惮需要我们时时提醒,一生提醒。文学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试错、改错和进入新的试错的过程,我承认我是窃用的福克纳,他说得真好。在反复的不惮、反复的试错过程中,我们的写作应当会趋向于自恰和完美,但这时我愿意借用另外一位作家的话来再次提醒:“小诗人和大诗人的区别不是看谁写出来的诗好看。确实有时候我们看到小诗人的作品单独拿出来,比大诗人的要完美得多,但大诗人有一个明显的优点,那就是他总是持续地发展自己,一旦他学会了一种类型的诗歌创作,他立刻转向了其他方向,去寻找新的主题和新的形式,或者两者同时进行,有时实验会失败。”一旦学会了一种类型的写作,一旦一种类型的写作趋向于完美,我们还必须从这种对“完美的预期”中挣脱出来,从被众人的普遍叫好中挣脱出来,继续寻找继续新的试错。我和我们清楚,它意味更为孤绝,意味我们会遭遇更多、更惨烈的挫败。但文学的魅力不正在此吗,不然它为什么叫创作?

我接下来的祝福是,你们应经历挫败,经历不被理解,经历一次次的被漠视。我把它看作是祝福的一部分、必要的部分、珍贵的部分,假如你从写作的开始就未曾经历这些,那只能说明你的写作是平庸的、惯性的甚至是无效的,这反而更加可怕。是的,我的祝福里没有成功学式的祝福,我不太会祝福你的作品大卖、获奖,让你获得显赫的声誉,但我会祝福你卓越、优秀,乃至伟大。在世俗性成功和艺术的成功之间当然有诸多的交集,但在我这样的同行看来,艺术的成功更是值得祝福的部分。我愿意青年作家们的写作能给我带来震惊、启示或敬意,我极为期待能读到那样的作品。

## 主题词写作——祝福

# 筒子河边儿的最后一晚

孟小书

这是老 what 酒吧最后一天营业,我们坐在门口喝酒。今晚没有乐队演出,很多老顾客和老板的朋友前来“道别”。这个 live house 酒吧开了十多年,很多现在成名的乐队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。这里也蕴藏了很多人的记忆和过往,这其中,就包括了我和张明的。酒吧对面就是一所重点中学。张明说,以后咱们孩子要是能在这儿上学就好了。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家里一切大事都是他说了算,我没什么意见。主要还是懒,懒得去想那些“大事”,懒得去做决定。

老 what 离筒子河边儿不远。每个月我们都会来这酒吧一到两次。每次酒喝得差不多了,都会在筒子河边儿上走一走。张明会自顾自地说着那些金融职场上的事。我不爱听,但也从来不会打断他。那些都与我无关。那什么与我有关呢?我也不知道。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,独生子女。父母早年间已经为我打拼好了一切,什么都不用我发愁,什么也都不需要我发愁。父母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找一个对我好的、有一个不错工作的男人嫁了。张明是南方人,能吃苦。在北京多年,终于把自己拼成了一个中产,就连说话口音也变了。他对我也好,是那种让我挑不出毛病的好。所以他特别符合我爸妈的要求。

以前的我,活得如一盘散沙,多亏有张明拖着,我真的很感谢他。但有时候我也会心里发慌,不知道张明看上我什么了。可能是因为我好看,也可能是因为我是北京本地的。

今晚,老 what 酒吧最后一天营业。搬了家后,这个酒吧离我们远了,每次开车要一个小时。但我们都喜欢这儿。我跟他讲,咱俩去筒子河边儿上走走。

张明说:“这最后一天营业了,还真有点舍不得……”

我象征性地点了下头,望着旁边故宫的高墙,想着自己要是会飞檐走壁应该挺酷的。

张明牵着我的手,不自觉地反复摸着我手心里的茧子,说:“闭眼睛还以为拉着一个男人的手呢。你那个钢管舞练得差不多就得了。”

“那不叫钢管舞,叫钢管技巧,懂么。”

“行,钢管技巧。有个爱好是挺好,但是也别用力过猛。万一受伤了怎么办……”

起初,张明对我去学跳舞的事特别支持,去跳跳舞,换个心情,也能交几个朋友。张明一开始只是知道我学跳舞,但他不知道我是去跳的什么舞。他问我,我也懒得说。和他在一起没多久,我所在的公司老板被抓了。从没工作到现在已经脱离社会三年了。这都是张明的主意,他说,别找工作了,咱们俩计划一下要孩子的事了。你挣的那点钱还不够付阿姨的工资呢。我曾经认为,他一切的主意都是正确的。张明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,我们有一辆不错的车和不错的房子,我们父母双全,婆媳关系也不错。我三十,张明三十五。在别人看来,我的生活近乎完美,但我依然还是不高兴。朋友说我有病,不知足,我觉得他们说得太对了。

在路口转弯处,我看见了个路牌,目测那路牌杆儿和钢管的粗细差不多。我说,我给你表演一个吧。张明说,行,给我来一个。我走过去,双手在屁股兜上擦了一把,又甩了甩双手。

张明说:“准备动作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”

他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。

我右手抓住杆子,与眼睛平行,左手抓在杆子底部,右脚一蹬,大头朝下地翻了上去,做了一个完美的撑杆翻。

张明:我去!

我撑了两秒,下来了,又甩了一个下肩膀。

张明说:“厉害啊媳妇儿。”

我知道我厉害,现在的我已经变了。身上的肌肉和双手的握力足足可以把张明托举起来。但这些都他都不知道,也没有察觉,无所谓。

一年前的晚上,我和花花在老 what 喝完酒,她就在这个路牌杆上做了一个撑杆翻的动作。当时我就醒酒了。我问她是怎么办到的,她晕乎乎地说她也不知道,我第二天就跟着花花去了钢管教室,发誓半年后我也要做出这个动作。当时我很激动,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过想要干成一件事。花花给我设计了一个训练计划,我就严格按照她的计划来。一周练五天,周末休息。除了管上的动作练习,还搭配着有氧和力量训练。

第一次花花教我一个大头朝下的动作时,吓得我冒了一身冷汗。

我说:我会不会摔死啊?

花花:摔不死,求生欲会救你的。

后来,这句话一直徘徊在我耳边。每当我在钢管上觉得命悬一线时,是求生欲将我死死拉住。再后来,每当我被生活的寂寞和无聊压得奄奄一息时,也是求生欲让我重获新生。

半年过去了,随着身体逐渐的变化,生活似乎也发生了些许改变。这改变是微小的,也是无法言说的。

我从杆上下来后,活动了一下用力过猛的手指,说:“咱们离婚吧。”

张明拍手叫好,除了感叹,也没说出什么建设性的话来。

我看着他,又重复了一遍:“我说,咱们离婚吧。”

“啊?”张明继续维持着惊讶的表情,直到面部开始扭曲。

说完“离婚”这两字,我突然特别同情他。他没做错什么。

跟张明的这几年,不知该用什么词汇来总结。好像和他过了很多年,又好像一天也没和他过过。很梦幻,很朦胧。我们结婚七八年,有时候觉得张明特别好,有时候连话都不想跟他说。有时候觉得就跟张明这么过下去就算了,有时候觉得还是赶紧离了吧。有时候觉得他就是根鸡肋,认真想想,他真的就是块鸡肋。之所以跟他耗到现在,就是他没有一个让我说得出来的毛病,但又觉得他浑身都是毛病。当然了,也许有毛病的人是我。很多个夜晚,我会借助微弱的亮光,凝视着张明的脸。深夜似乎在与我窃窃私语,向我诉说着生活的寂寞与无聊。向我诉说我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。

离婚这事在我脑子里已经存在了很多年,但一直都没勇气说出来。不知道什么原因,当我从那个路牌杆上下来时,“离婚”这个词一下就脱口而出,并且底气十足,像是张明说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一样。我双目炯炯有神,像夜里的



浣熊。张明被我坚定的目光吓坏了。他突然意识到,我是认真的。他心中的不解和疑惑将他的嘴给堵住了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我说:“我这辈子从来没靠自己干成过一件事。小时候靠父母,结婚之后就靠你。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……”

后来又借着酒劲,我开始有点语无伦次。每次我喝完酒,说话就这样,词不达意,越说越不着边儿。其实我就想表达一个意思,我就想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干成一件事,哪怕是离婚。

张明知道我有点喝多了,但也知道我说的是真的。我们都很无助,都帮不了彼此。在这一点上我们达成了共识,毕竟结婚这么多年,这点默契还是有的。

“这应该是咱们在筒子河边儿最后的一个晚上了吧?”

“可能吧,也算是巧了。”

“我真怀疑你是故意的。”

“随便你怎么想。”

那天夜里,我和张明坐地铁的末班车回家。我们坐在列车的尾部车厢,一眼就可望到头。其他车厢里零星地坐着几个低着头的乘客。我盯着杵在地上的扶手杆。张明知道我在想什么,他说,“冷静啊,大庭广众之下,控制一下你自己。”

我说,“现在只有大庭,没有公众。这简直就是为我而设的个人舞台。”

张明不敢相信自已听见了什么,力争把那小眼睛睁得很大:“我看你是练钢管练出毛病了。”

我又来了一个撑杆翻。张明说,我从地铁扶手杆上下来那一刻,身上似乎在发着光。我说,那光是什么颜色的?他说,是金色的,而且特别耀眼。

他又说,离婚这事我同意。我看着他,很难过。

“我祝福你,秦梦。”

“我也祝福你,张明。”

到站了,我下地铁。张明的面孔突然变得遥远而又清晰。

# 祝福

张二棍

1 尘世上,有那么多人,做着那么多事——接生婆,扫街人,传教士,修鞋匠——媒婆,保安,信使,花农……真的,我一直害怕我什么也做不好真的,要是我能做一个,糊里糊涂的祝福人,祝福匠,祝福使……也行,多好。我想,我是以完成这样的事

2 我也大声祝福过阳光下的雪人,海滩上小小的城堡,空气中七彩的水泡——我也知道,是我的儿子教会了我:哪怕最幼稚的祝福,也要大声喊出来我也知道,许多话越大声,越无力我们一起祝福过的它们溶化、坍塌、破碎……和他在长大,我在苍老一样,都是转眼的事

3 太多的杂礼,太多的眼泪太多荒草萋萋,太多锈迹斑斑那几千年的历史,有那么多的先人。他们肯定,曾饥肠辘辘地祝福过我们:至少,拥有面包、和平、爱

4 我还是无法理解另一种生活一种没有祝福的生活我们活着,就无法理解

5 万千小花,都在摇曳。没有一朵多余漫天星辰,都在闪烁。没有一颗懈怠又是一个虫嘶柔软,鸟鸣清脆的夜晚万物在黑暗中,诉说着那些柔软的呢喃,清脆的呐喊,都是祝福而那些低处的摇曳,高处的闪烁,一遍遍摇曳闪啊,仿佛是对祝福的回应

